



新民时论

禾下乘凉，这是一个中国人的中国梦。做这个梦的人，叫袁隆平。这个梦，是一位科学家的梦想，也承载着中国人丰衣足食的梦想。

4G触手可及，这也是一个中国人的梦想。做这个梦的人，是中移动浙江公司董事长钟天华，他的梦，代表着一大批人的梦想，也代表着一个时代的梦想。

……梦想，并非总是高不可及，并非总是宏大叙事，许多人正是在自己平凡的岗位上，脚踏实地、勤劳肯干，切切实实地一步步迈向自己理想的彼岸。比如为申城熟知

的劳模徐虎、包起帆。

不可能人人都成为袁隆平，即便真是袁隆平，他的岗位，也不过是一方泥土地，或是黑土地，或是黄土地。穿过浮名华利，劳动的本质，就是如此；人生的本质，亦是如此。但因为有梦想，一个普通人，却可能精神被放飞，情感被放飞，大爱被放飞，从而驰骋于精神的自由王国。

我们的祖先曾为建立一个“大同社会”不懈努力，“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些话

语，深深地印在了大家的脑中。一个社会有多元梦想，人民才可能有多彩人生。在不同的时代，为了实现和保护这样的梦想，英烈贤达可谓牺牲多矣！虽梦途漫漫，不舍上下求索。康有为的“大同梦”、梁启超的“启蒙梦”、孙中山的“民主梦”……寻梦，只为寻找那杆能撬动历史进步的长篙。然而，革故鼎新，其力维艰。

身处多元梦想的社会，个体必须有独立思考之能。因为主张了独立思考的价值，社会上流转着宽容的空气，和而求同，才有真正的大同。这个社会的个体，才可能在平凡的岗位上真正有担当。个人对社会

秦 丹

和国家有担当，国家和社会对个人有认同，因为主张了这样的价值，个人的精神需求才能得到满足，梦想才能多彩。

美好的梦想禁不起折腾。劳动是光荣的，但若一个社会的劳动者用劳动供养腐败的蛀虫，那劳动者不再以劳动为荣，许多人反而会力求成为蛀虫一族。刘铁男等一批社会蛀虫的劣迹曝光，直看得群众瞠目结舌。一个刘铁男，就可能击碎许多人的梦想。实现中国梦，必须着力解决当前的一些主要矛盾，包括腐败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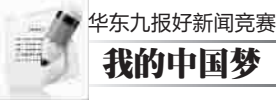
多元梦想，多彩人生，所有的思想何以交汇？这就要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在国家层面，全民一起，建立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在社会层面，确立中国梦的社会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并努力实现；在个人层面，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是中国梦的个人价值目标。在这个价值观体系中，三个层面互相联动。国家、社会层面的保证，是社会个体实现个人价值目标的保证。而个人的努力，是实现国家的、社会的中国梦的基础。

在个人层面，爱国是中国梦的前提。一个不热爱自己祖国的人，他可以有这样那样的梦，但都不可能是中国梦。敬业，才可能实干，这

是实现中国梦的保证。诚信，是保证中国梦品质的道德基础。友善，能提升中国社会的幸福指数。

一个民族的复兴梦想，是要靠解放生产力，强调国家富强、社会发展和人民幸福三位一体，才可能实现的。一个讲公平正义的社会，一个解放了生产力的社会，一个尊重个体价值的社会，才可能有多姿多彩的创业梦、宜居梦、小康梦，人民的梦想才能紧跟着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不断提升。



“15斤公文”和“27个部门”

凌 河



已晚谭

文件堆积如山，“待批”排成长龙，公文多到要用秤来称，这不是笑话，而是近日的一个热点——某市市长讲“勤政”，说他从早忙到晚，每天2时才睡，一天要批15斤文件，绝不推延……

“日批15斤公文”的市长，舆论之间，先是体恤的，说他“勤政”，说他“负责”，也有怜惜他毕竟不是铁人，天天如此怎么扛得住？当然更有人担心，这“15斤文件”，如果堆在那些尸位素餐的官员案头，还不知道要压到猴年马月呢？他们也是“2时才睡”，但那是夜夜笙歌，他们也是“从早忙到晚”，但那是围着什么转，民谣早已说明白啦！

一个市长，为什么要“日批15斤文件”？于是想到了李克强总理不久前讲的一件事情——“我看到一个调查，企业新上一个项目，要经过27个部门、50多个环节，时间长达10个月。”上一个项目，就要27个部门点头，谁都要“批”，谁都要伸出手来，所以一个市长，才要“日批15斤公文”。其实李总理那天，还说了一桩奇谈，小小一条渔船的船名，也要经过政府部门层层“核定”直至“顶层”一级才能“批”，才能放行。你说这样的“执政”，政府怎能不做“千手观音”，而市长要“批”的“文件”，又何止一日15斤？

从“15斤公文”到“27个部门”，再到一条渔船的命名，加上我们早已耳闻的办一个企业盖216个公章的故事，以及一个老百姓办个准生证，结果惊动了11个部门，盖了三四十个章的叹为观止，无非说明一个道理，那就是小平同志早已痛心的“权力过于集中”，“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好，也

管不了的事”的现状，必须从根本上予以改革。这个问题不解决，不仅是行政效率低下的问题，也不仅是市场经济被扭曲、企业发展被耽搁、商战机遇被耽误的事，而且成为权力寻租乃至腐败丛生的一个成因。

所以就有了一道著名的“加减法”，那便是“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加法”。这道“加减法”，说的不是一个“快”字——我们不少地方改革行政审批，搞“一门式”甚至“一窗式”，加上“并联审批”等等，快是快了，但公章一个也没有少，文件还是有“15斤”，不过是“日批”了而已，并未从根本上改革。这道“加减法”，核心是一个“放”字，这个“放”，也不仅是政府系统内部的权力分解、移易和上下授受，而是凡市场能决定的，就由市场决定，凡企业应自主的，就由它们自己拿主意，凡社会能解决的，就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这要成为一个总的方向”，这个方向，就是市场取向的改革方向，这既是经济体制改革深化的当务之急，也是反对腐败的根本之策。也只有这样，才能从根子上把“市长”们从“15斤公文”中解脱出来。

做好这道“加减法”，一是要突破观念的束缚，二是要突破利益固化的樊篱，既要有新一轮的思想解放，更要以自我改革的公心，承受权力格局和利益调整的“割腕之痛”。这里还有一条，就是要改变我们习惯了的思维方式和行动模式。例如对于什么才叫“勤政”，“日批15斤公文”究竟“是利是弊”，什么才叫“有作为才有地位”，个个部门都伸出手来，才叫“勇于负责”？恐怕都要重新审视，来一番拨乱反正，才能厘清行政职能转变的思想，也才能读对“日批15斤公文”的新闻。

“痛打落水狗”是种传统

徐达内



新“传”说

“痛打落水狗”这件事，应该算是我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之一。至少是从文豪鲁迅那一代就有《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谆谆教诲我们面对已被打倒的负面典型，不应心存妇人之仁。

这当中的社会心理不去说它，这里来说一说“痛打”的过程。因为眼前就有刘志军和刘铁男这两个活生生的例子。

身败立刻名裂，刘志军被揭发出来的罪状，除了新近检方正式指控的巨额财物，更早流传、更为人民群众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总归还是性贿赂。几乎是在刘志军两年前被宣布涉嫌严重违纪后的第一天起，人们就在兴奋地追问那些上了铁道部长床的女星究竟有谁，究竟有多少。当时，是新世纪周刊在报道中率先写明“消息人士还称，丁书苗给刘志军介绍了多位年轻女子与之发生关系，其中包括由她投资拍摄的电视剧剧组演员”，令答案昭然若揭。

很快，即有查阅了丁书苗投资记录的媒体接力报道，将电视剧片名公之于众，正是云集各方佳丽的《红楼梦》。于是，《红楼梦》多位女演员被曝与贪官刘志军有染的消息迅速流传四方，体贴读者需求的报纸更是将十二金钗演员们的年轻美貌照片一一张贴，附于刘志军那幅谢顶到需要“地方支援中央”的糟老头子形象身旁。及至今年年初，中铁集装箱公司董事长罗金宝受贿案开审，又有实名认证的摄影师李振发布微博，声称审理时爆出猛料：“丁书苗为猎取铁路项目中介费8亿元，为刘志军介绍由她投资拍摄的《新红楼梦》剧组全部女演员，12钗一个不漏，连漂亮丫鬟仆妇及女职员，全部‘逐一幸过’。”

薪继火传，层层升级，反正是“落水狗”，就算红楼梦剧组一再辟谣澄清，也只能是成

为《曝新版《红楼梦》“12钗”潜规则，剧方否认：清者自清》中的注脚而已。即便后来刘志军妻子替夫辩护时宣布“他每晚都回家吃饭，从来不出去，被控制的那天晚上也是在家中，并不是在娱乐场所”，也很快被淹没在桃色想象中。

刘铁男出事前的官位没有刘志军高，但他“跪着中枪”的姿势比“躺着中枪”更难看。如果说“新红楼”一说还算是有正式媒体报道作为传播源头，那么，“刘铁男见到由国务院副秘书长陪同中纪委人员及随行6名全副武装特警后，随即跪地，浑身发抖，语无伦次地说：‘我有罪、有死罪，我交代、全部交代，现在就交代，求求不要把我带走，我太想过平常人生活’”，真的好似在拍电视剧。

这个活灵活现的描述，由香港商报发布。细看正文便知，源自“昨日内地网络风传一个帖子”。只不过，既然一份正式出版物能以未加查证的网帖为报道内容主体，也就怪不得转载的各大门户网站和微博，就干脆略去消息来源，直接以“刘铁男被指驻日收集情色片，被捕时跪求常人生活”概括。

说实在的，见到那段“随即跪地，浑身发抖，语无伦次”时，我就已经把这篇报道当成一个笑话了。包括“12钗一个不漏，连漂亮丫鬟仆妇及女职员，全部‘逐一幸过’”，也是决计不会相信的。你或许有你对贪腐官员行为模式的某种“常识”，但在我的“常识”里，跪求、巡幸都实在是和电视剧桥段太过相像，简直就是编剧们业余干起了网络反腐的活。

用实名举报刘铁男的罗昌平的一段话作为结尾，也算是对“痛打落水狗”式传闻之所以能够盛行的一声叹息：“如此不符常识，居然大获转评。事前体制性护短与事后报复式羞辱，构成舆情系统的两极。没有法治，委座之下的每个在任者都可能成为刘铁男，这样互害共输的无常社会，法律保护不了任何人，谁都在轮赌盘上。”

美丽中国禁不起“荡倚冲冒”

李泓冰



余烬录

手机坏了，换了一部新的。痛苦的是，家中又多了一个弃用的充电器，拉开家中专门收纳废弃充电器的抽屉，已是满满当当，再无它的容身空隙了。

那么丢垃圾箱？可它好歹算个“电器”，扔了未免罪过。更要紧的，是刚刚听到一则消息，我怀疑是美国人黑我们的，居然说什么检测报告称，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血液中铅、镉、汞等重金属含量高于其他亚洲地区移民，血铅竟高出44%。我深知手机充电器和电池里少不了汞啊锗啊这些玩意儿，为了不让帝国主义黑我之心得逞，绝不能乱扔害人的东东。

只好再收拾出一个空抽屉，收纳之。然惊惶四顾，想象将来某一天，家中或被充电器之类的电子垃圾塞满，几乎有窒息感。我的环保梦，就这么止步于一只小小的手机充电器，不由得阿Q被“不准革命”伤害那般，第N次愤愤然起来：手机厂商绑架了多少人的环保梦呢？手机款式与功能层出不穷，它越来越“短命”，我们则被迫制造越来越多的充电器垃圾……

很多事情不能翻旧账，舞文弄墨者也要慎翻旧文。自己翻到7年前写的一篇小文，就禁不住面红耳赤。当年信息产业部出台《移动通信手持机充电器及接口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意欲将手机充电器标准一统江湖，俺就天真地弹冠相庆，欢呼中国每年更新的一亿部手机，其充电器不必再被弃用，虽明白这是动了手机商的奶酪，还是傻乎乎地陶醉：“像手机充电器统一标准，我国还算是先行者之一。中国的当机立断，会使自

己加入国际行业标准制定者的行列，而不只是唯西方标准是从。”

重读这番痴人说梦，我瞬间从阿Q变成祥林嫂：我早知道有商人重利这回事儿，我不知道庄严如信息产业部说了话立了标准也是可以不管用的……是7年之痒还是7年之痛，偌大一个美丽中国，7年治不了一个小小的手机充电器？

再翻旧账，令人气馁的岂独充电器？一次性发泡餐具的禁而不止（今年5月又解禁了）、超市及菜场塑料袋的限而难制、垃圾分类的推而不广……

怪谁呢？政府是制定规则的，“规”而不循，“则”如虚设，固难辞其咎。立规矩，不是出台个《标准》就算了事，难的是和企业以及利益攸关方的博弈，得事前立标，事中监管，事后惩治违规者。更难的是，还得防着被人潜了规则，开了小差，还被看破一些政府部门的“黔之驴”习性：“觉无异能”、“盗习其声”，便“荡倚冲冒”，甚至敢于突破底线，“断其喉，尽其肉”。

当然，环保这些滴滴答答的小事儿，庶民如你我，也未必就能脱了干系。很多人愿意为了某些有污染嫌疑的项目而激情散步，但是搁在自己身上，举手之劳的净化环境之举也懒得做，丢了西瓜，也没捡起芝麻。其实，13亿人的举手之劳，是很壮观的事。一人少吐一口痰，非典或望而却步；一人少闯一次马路，交通拥堵或将缓解；一人少用一双一次性木筷，中国就得多出一大片森林……当然，如果13亿中哪怕只有1%敢对规则“荡倚冲冒”，政府部门又“终不敢搏”，中国也断然美丽不起来。

嗯，先容我做一个简简单单的中国梦：手机充电器接口早日实现统一。